

# 大榕树

我的家乡藻溪镇位于浙江温州苍南县中部,属山地地貌。一条清澈的小溪像绸带,在青山原野间潺潺蜿蜒而过,流向远方。活生生、亮堂堂的水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,逐水而居让这条溪焕发出迷人的光芒。依偎在老街中段溪畔的一棵古老大榕树根深叶茂、擎天蔽日,似乎是这条绿莹莹的水际的神祇。一方水土被这样一棵古树护佑着,梳理起人与事,不慌乱,格局辽阔,胸襟远大。

是谁种下这棵大榕树,已无从稽考。一百五十五年前种下,在生命之初,它怎样砥砺前行,已经无法想象。在树与时光的拉锯战中,它彻底茁壮、倾倒一方,成为时空的坐标。我来到人间,树已参天,溪婉约如是。我的长大刻满了树的蒸煮日上。大榕树的恢弘气势与小溪的甘甜如汁,涵养了一代代人健硕的体魄也孕育出藻溪独有的精神密码。大榕树的高大与坚毅,让藻溪人洗练出绵长、坦荡、依附、执着、刚毅、梦幻的生命底色。在这种时空沐浴久了,每个人理所当然被打上地地道道的藻溪人的烙印。

榕树是温州的市树,分量重。藻溪畔的大榕树,称得上是温州榕树家族里的意悠寿星。有人说,树古一点,古木肃穆是大境界,让人有敬意。面对一百五十多岁的参天大树,萌蔽蔽日,傲视岁月的铮铮之气扑面而来,精神为之壮阔。让人敬意有加,正合山水之意。扎根于藻溪大地的神奇之树,让这片土地尽显生命图腾,山水缱绻,也述说乡愁的情思与执着的底气有了名状的来处。可观可赏,古树活出了一方土地的山长水阔。

大榕树高没过四层楼顶,呈壮阔之势。根系扎根于水边和人家屋后的“缝隙”中,像黄山岩石夹缝中生长出的松,且树基硕大如磐石,很是少见。像是树与水与屋的一见钟情。像经过测量似的,盘踞在老街中段。树冠如擎天的华盖,庇荫水岸之间,像溪与街的精神脊梁。站在大榕树下,水是清凉的,风是清凉的,冷冷出尘,似乎是穿透了你的四肢百骸。人浸意境中,树的扩张穹庐,无所不在无孔不入。大树覆荫左右,一边是水的含情脉脉,一边是街的

漫漶古朴,左右逢源,说不出的妙境,一时忘我。树下回廊,如儿时的味道拍人,感觉瞬间有了乡愁的宏大与时光的富足。无论你多久不见,一旦身体被它裹挟其中,泛黄的故乡味道立刻回到原点。坦白说,我对大榕树的偏爱,像极了陶渊明的“秋菊有佳色,裛露掇其英”的况味。或许,葳蕤苍翠的巍然才是这片山水的胎动。

不瞒你说,我喜欢站在上游三十米开的桥上,看夏日暮色里树的身姿。云水流肆,一抹余晖倒影和婀娜多姿的树影婆娑,水湄生烟。这种距离感,看树荫下埠头浣纱“荡漾”起的水波最销魂,既能心生遐想,又不至于荷尔蒙乱窜。而进入夜色,虚与实的朦胧又是另一番玄妙,这种感觉完全超出了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的意蕴。事实上,在桥上闲散纳凉,垂涎于“风景”的大有人在。长大后,我才知道,夜色下,树底怀春故事成堆。以至于,日后在乌镇、西塘、周庄等古镇穿梭,心里总会浮现儿时的水边风月,凌乱了脚步。

如果是纯粹站在桥上看风景,气象在树上的弥漫与季节变幻的浅盈,又是另一番意趣。我总是被两个视角沦陷。早春的清晨,趁着太阳还在路上漫漫,溪水起雾洇开、蔓延,似腾云驾雾,把整棵树笼罩在虚无缥缈里,亦梦亦幻,仿若海市蜃楼。早起在埠头挑水的人,亦像天宫里的人,失去了此刻的真理性。这应是溪与树最虚幻的写意。诚然,无树,雾会落入轻描淡写;无雾,树则会少了抽象的意境。这样的雾境是故乡的孤本。最让人销魂的要数冬天的雪际,一棵树白茫茫兀立于溪畔,如黄山雪景中的迎客松,雪雾出尘,美轮美奂地让人肃然起敬。人间少有的古树参天的一卷雪,气象上可媲美于黄公望的《剡溪访戴图》,亦不输赵佶的《雪江归棹图》。儿时的冬天真好,想要重温盛大的雪景,唯手可得,免了思念的痛。不曾想,雾与雪的“白”竟使大榕树的绿“脱胎换骨”,嫣然吐纳吐新,拉长的是一代人的记忆。

巨大的树冠探向水面,如雄鹰展翅,像一股巨大的野性的呼唤,击向水面,让溪有了粗旷的线条,仰视的姿里,早已是一方水土的保护神和人们无

态。远远望去,似蛟龙出海,生机、涌动、热烈、神秘、执着、无畏、刚毅,摄入心魄。可在小孩子眼里,这些都不是,它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然“跳台”。从水面上方的树枝间一跃而下,“噗通”一声钻入水里,惬意、好玩、刺激,胜过古板的埠头,像上苍赐予孩子们的夏日礼物。依我而言,大榕树更大的“绝活”是,它的枝桠间无数的酱紫色的圆圆的小果实,甜滋滋的,解馋了孩子们贫瘠的舌尖,蓄满了我的味蕾。等他们长大了,溪树合璧的浓荫气象又变成了另一种灵性。本土摄影家周功清九十年代定格的大榕树画面,像渝渝的水墨,苍翠欲滴,美得让人窒息,堪称藻溪时空的精华。

垂髫年龄学寡,不像现在,对树有一种深刻的依附与领悟。在儿时的时光里,大榕树是小孩子玩偶的天堂。水上树的“大鹏展翅”,树下波光粼粼,这样的组合在孩子们的眼里,无疑是珠联璧合。入夏以后,男孩子就蜂拥而上,一边在树间嬉戏打闹,一边享受着哗啦啦清风摇曳的凉爽。一部分大分子,则会攀到贴近水面的树枝上,惬意纵情一跃,像海鸟捕鱼一样,箭一般插入水中,俨然为他们量身定制的“表演舞台”。当然,这纯粹是属于少年轻狂的习性侧漏。我小时候顽皮不训,却胆小,总是无缘于这种天马行空的洒脱。现在想来,还觉得怅然若失。这种天生的技不如人,像影子,总在树枝的某一截凝固成一种自卑。不像现在,我可以写出树的一大堆精神气象。

少年、青年不见了,树还是原来的树。中年摩挲,它的风骨与坚韧结了晶。大榕树的伟岸,早已牢牢地扎根在我的生命最初十多年里。十三岁离开故土,变成了故乡过客。每次不期而遇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溪里飘逸灵动的水草不见了,老街走向了时光的虚无,“风情万种”让人爱死了的溪埠消失殆尽……这些被岁月瓦解的疼痛,让我想起了大榕树的好。任斗转星移,它依然独自傲立风霜,顾自怒放,像是不忘初心的范本。我知道,一百多年不曾叹息凋零,郁郁葱葱的大树,在老人们眼里,早已是一方水土的保护神和人们无

法割舍的逶迤乡愁。时间造成的物是人非,让人们更加执迷于大榕树的锲而不舍,根深蒂固的守望。在我看来,大榕树像时空的灵异之神,庇佑着小孩、游子、乡人、一代代人的继往开来,丝毫不逊色于藻溪水的生命灌溉。我也始终笃信,上苍给予这片土地最有力的物象之魂,悠悠然凌驾于人性之上,主宰着岁月。而今,“仓促”走向老年,我依然迷恋大榕树浓郁里的那一点点的稳重与刚健、安逸与踏实。我亦明了大榕树之于斑驳的街与灵性的水的时光意义。我恍悟,原来,古老的树可以度时间与风物,也可以度人。

因了树的伟岸,小溪流淌出了磅礴之势。独木成林,大榕树担当起来,并不心虚。

看的深沉了,大榕树就像藻溪时空里一个巨大的繁体字。枝蔓端庄与蕴藉,有唐宋的风骨与婉约,也有明清的雅韵与隽永。横看斜看远看近看,始终翠绿的四季如春,百年风雨尚峥嵘,预兆着美好未来的气象。这是树生性的高瞻远瞩,它的盘根错节像横撇捺,变幻出了丰富多彩的藻溪人的精神脉络。在诠释人杰地灵的意象注脚里,显得游刃有余。当今成就斐然的中科院院士叶志镇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导周波院长、加拿大温莎大学终身教授陈春鸿横空出世,这些土生土长的藻溪人文巨擘,或许就是故乡百年树人的一种隐性。以陈亦武为代表的这一拨本土诗作家,写出的绮丽的藻溪文化气象,带来的思维方式,见证了大榕树岁月沉淀的反刍与升华。文章见乎外,似乎就是大榕树的某种内涵和外延。从人文维度上说,大榕树不啻是这块神奇土地的“文化胎记”。

昆德拉说: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。我虽已睽违故乡四十余载,但每次重逢都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从容,都是第一次奢华乡愁的返璞归真,这得益于大榕树让落地生根的博大与包容。当下,世事变俗了,树已不复当年活愣愣的况味,略显孤寂。可树并没有失去生机与丰腴,它依然巍峨着,波澜不惊,意兴阑珊。

(章小强)

窦棚沟从我居住的这个小区后面潺潺流过,汇入七渔河水系。我家所在的这栋楼,恰好在窦棚沟畔。春夜里,每天伴我入眠的音乐是从水草间传出的蛙鸣声。就像今夜,春雨潇潇,蛙鸣阵阵,充满着原始风情的音乐会开始了。

晚饭后在沟岸上散步,微明的天气里风也显得格外凉爽,给我们消去了白天的闷热。窦棚沟宛若一个巨大的幕布舞台,从东到西不时地传来几声蛙鸣,时断时续,连续叫了几声就停止了。过了很短时间,又闻另一处蛙鸣传来,每只青蛙好像都是窦棚沟的主人,不愿让气氛冷清下来,你一句他一句地与来访者不停地聊天,从风调雨顺聊到五谷杂粮再聊到家长里短。一个话题,一声应和,或咏或歌,或长吁或短叹,有时陷入深思,有时又突然慷慨激昂。它们又好像即将参加一场盛大歌舞,歌会前的舞台略显空荡,大家一个两个随意走上台去,你喊一嗓子,他亮一歌喉。这是演出前的开演前奏,逾期的依法缺席判决。

小区门口卖水果的、卖快餐的、卖鸡蛋的、卖牛奶的都临时把摊位支到窦棚沟畔不远处的马路边。观众入场前,少不了买点零食,边吃边赏。路边的休闲广场上,小孩子不时地跑来跑去,好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演出正式开始前,场内往往是嘈杂与混乱的,但只要灯光暗下,音乐响起,场面会顿时安静。

一阵凉风吹来,告诉人们,演出快要开始了。观众席位置参差错落,整齐中富有变化。从一楼向上看,是那么整齐;从大门向里看,是那么宁静。

飘洒的小雨是乐曲的引子,情绪开始酝酿,大幕徐徐拉开。小摊急忙收起,大人孩子们赶快回家,列坐在栋栋层层的观众席上。我与舞台之间没有其它建筑阻拦,应该是观众席中最理想的位置。舞台近前意更浓,我占了地利的优势。演出正式开始,乐曲的主旋律是“咯咯哇哇”,就像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的主旋律“当当当——”一样,不断地响起。先是独唱:“咯咯哇哇”“咯咯哇哇”,每个独唱者的声调、气势、音质、音量各不相同,有的高亢,有的低沉,有的清脆,有的嘶哑,连缀在一起,便产生了高低抑扬、虚实相间的韵律;然后开始拉歌,这边一曲,那边结束,那边响起,似乎都要压住对方,赢得观众。声调越来越高,蛙儿们越唱越急,声音愈加嘹亮,演出渐渐地趋向高潮。随即,两个声部开始了无缝连接:“咯咯哇哇”“咯咯哇哇”“咯哇”“咯哇”“咯咯哇”“咯咯哇”“咯咯哇哇”……

每个声部的歌者都不遗余力,你方唱罢我登场,这边唱来那边和,从东到西,随处可见听见蛙鸣,随处可见欣赏歌声。我仿佛看到,偌大的舞台上,一个个歌者怀着朝圣般的虔诚,挺起肚子,瞪大眼睛,抖擞精神,用满腹的气力、满腔的热情,放出最真诚的歌声,竭尽全力让每一场盛会都没有瑕疵、不留遗憾。应和声同样此起彼伏,小雨打到凉棚顶上“啪啪啪……”,雨水从凉棚的边缘泻下来“哗哗……”,风从南北楼宇间吹过“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”……

您见过吗?那么宽广的舞台,那么庞大的乐队,如此众多的演员,如此豪迈的气势,一起唱起了丰收年景的步步高。看过张艺谋执导的“印象系列”的实景演出,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深深地震撼着游客的心灵,但是,那舞台是搭建的,灯光是通电的,缤纷的画面往往是投影仪带来的虚幻,因此,印象只是印象,离开了现代化的技术,既玩不转舞台,也刺激不了观众。哪里如我眼前的演出啊,看吧,十里长沟当舞台,万千青蛙唱春声,数栋高楼列观众,天地风雨助豪情!没有灯光,无须彩排,一切都是最真实的原滋原味,最古朴的清唱清和,最原始的内心宣泄,最本色的生命告白。别停下,唱吧,唱吧,再高亢一些,再嘹亮一些!举起酒杯,痛饮三杯 美酒,壮怀激烈;提起羊毫,野泉声入砚池,余音不绝!

这是灵魂的洗礼,这是精神的盛宴!

当一切归于沉寂,梦乡中依然是阵阵蛙鸣,歌唱着自由的生命、丰收的年景。

(尹维鸿)

# 耕且读

耕作,让我们的肉身得到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;读书,可以满足我们无法忽视的精神诉求。关于耕与读,清初学者张履祥在《训子语》所云:“读而废耕,饥寒交至;耕而废读,礼仪遂亡。”智慧的中国人,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中,找到了平衡这两者的关系——耕且读,让其相辅相成,互相依赖又互相成全。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,“耕且读”“晴耕雨读”,成了中华民族的传承。从朝堂到民间,从官吏到百姓,历经朝代更迭和人世沧桑,“耕读传家”成为中国千年百年的不变传承。耕且读,早已像血脉一样,融入中国人的精魂。

明代诗人李开先诗云:“柳半青

黄叶欲舒,雪残又是雨晴初。带耕且读陶潜传,种树频翻郭橐书。”另有明代诗人戴曰诗云:“水苗自种滋朝雨,径竹闲栽待晚风。君子由来耕且读,月庭千载仰高踪。”不同的诗句,饱含不同的情趣,都写出了边耕边读的诗情田园生活,令人向往不已。

耕且读,如无言东流的河水,灌溉着国人的心田,滋润着中华前行不止的文明。耕且读,更以家训的形式,成为很多家族的祖训,得到一代又一代的传扬。诸如“祖训依然在,常怀读与耕”“克勤克俭,且读且耕”“传家两字,日耕与读”……曾国藩也曾告诫子弟曰:“古来世家久长者,男子需讲耕读二字。”耕且读,对于一个家族的兴衰与个人的成长,有着怎样的意义。

牢记耕耘,才能让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,挣得一份温饱与立身之地;

而潜心修读,才能让我们在喧嚣

的环境里,沉淀出一分宁静悠远

的心田,明晰自己的坚守与追求,

不被一时的诱惑蒙蔽眼睛,不为一

时的利益而失却本心与自我。

耕作之余,便是读书。耕且读,是

千百年来,中国人的理想生活之一。

读书,不但是很多人实现人生理想与

抱负的重要途径之一,还是修身养性

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力量源泉。欧阳修有言:“立身以立学为先,立学以读书为本。”王夫之更是将读书之用说得详

细可察:“夫读书将以何为哉?辨其大

义,以修己治人之体也,察其微言,以

善精义入神之用也。”可见,读书不仅

仅是为了得到现实社会中的实惠,即

所谓的人生价值;它还是个人立身修

德的精神食粮。

(孙克艳)

最近一直忙,因为在搬家。  
记忆中搬迁过几次,毕业时分配到单位,贬调时下到乡校,结婚前返回老家,都是只身行走,独来独往。18年前调往县城,先是一个人租房,一人居住。次年在学校对面买得一套商品房,携妻带子费些周折,算是一次大搬家,当时拮据,所带不多,唯一旧物是一架我结婚时母亲订做的书橱。

今年正月十五刚过,老婆就叨唠要带灵溪公园房子卖掉。她说卖掉才有钱去装修新房,人才不会那么累,“再说,你也老了,赚钱更不易。”顾及孩子大了,考虑成家立业,为人父母多少也应给他们帮衬一点,于是,我们决定卖房。当晚有个熟人中介把它发到微信朋友圈,第二天就有五批人来看。房子有了这些年份,简朴不奢,但是洁净如初、家居温暖。看房子的携老带幼,大都比较满意。住进我们五楼一户人家的亲戚,第二天看了就马上给我定金。

这边卖房刚妥,那边接着租房。运气还好,不到三四天,我就在离老房子不远的佳泰锦园找到一套新人婚房。爽快的房主小郑伉俪了解我们情况后表示满意,我们愉快地完成交接。

每回搬家是一次艰难的取舍过程,

我把几十年的老物件一一拿起又放下,

抚摸着上面的印痕、文字和汗水泪水的

# 春塘

“惟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站在明月湖前,看着激滟的湖光春色,我想起了故乡的池塘。

老家的村庄虽是在北方平原,但这个古老的村落却似南方的水乡。它三面环水,其中北面是大塘,东面是小塘,南面是南塘。大塘水深,半塘荷田,终年波光粼粼,从来没有塘干见底的记录。小塘水浅,长有芦苇和青蒲,在北面有一条浅沟与大塘相连。

春晨,鸡鸣声唤醒了村庄的炊烟。

薄雾中,村子里的小伙子们早早来到大塘边的甜水井挑水。他们相互开着玩笑,踮起脚步,磨得透红油亮的木桶半担也跟着脚步颤动起来,水桶里的水却一滴也洒不出来。

常怀耕且读,耕耘出自己的人生

三分地,品读出自己的为人处世情。

(孙克艳)

晨雾散去,太阳早早地在南塘的树梢上等着我们。我和小伙伴们吃罢早饭,爬到南塘的榆树上摘榆钱。我们还要去小塘采芦芽,挖蒲菜,如果运气好的话,还可以在昨天布下的地笼里捉几条小鱼虾。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妈妈从大塘里采摘的荷菜,就是刚刚钻出水面,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嫩荷叶。将荷菜洗净,用开水焯一焯,切碎加入油盐,拌入蒜泥即可食用。这道菜颜色翠绿,香辣可口,吃后口齿留香。

中午的时候,我喜欢跟着妈妈去大塘边洗衣服。村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就好像约好了似的,都到大塘边洗漱。趁妈妈不注意,我脱掉鞋子光着脚丫站到水边,水波不停地漫过来,舔着我的脚面,

# 搬 家

陈迹。那些泛黄的剪报留存我年轻的心跳和情感,不同等级的证书见证我当初的努力和获得。我默默地在上面徜徉片刻,让往事风吹。搬迁的这段时间,孩子在外打工,整理孩子的物品,从幼儿园的“嫩”照,就学的各种证书到各样的材料,为人父母的我们好像重睹孩子的成长经历,体会着育孩的苦乐悲喜。还有许多平时不曾注意的细节,被忽略的一些物件都激活我们生活某处波涛和浪花。

几十趟下来很是疲累,还要保持坚定的清醒,不然就容易丢三落四。再看到书架及周围近两千本书被整整装了十四个麻袋,真有感慨。年轻时候爱什么都不为过,以后放弃什么都能理解,所以我果断地卖掉了书刊,不值几个铜板的旧物,还有可能会继续闲置的其他,就像渐行渐远的故乡,这些看似无用的物质却见证了人生,铭记着历程,宛如发生在心里的化学反应,他们是参照物、方向标,几乎每一件都打上岁月和精神的双重烙印。